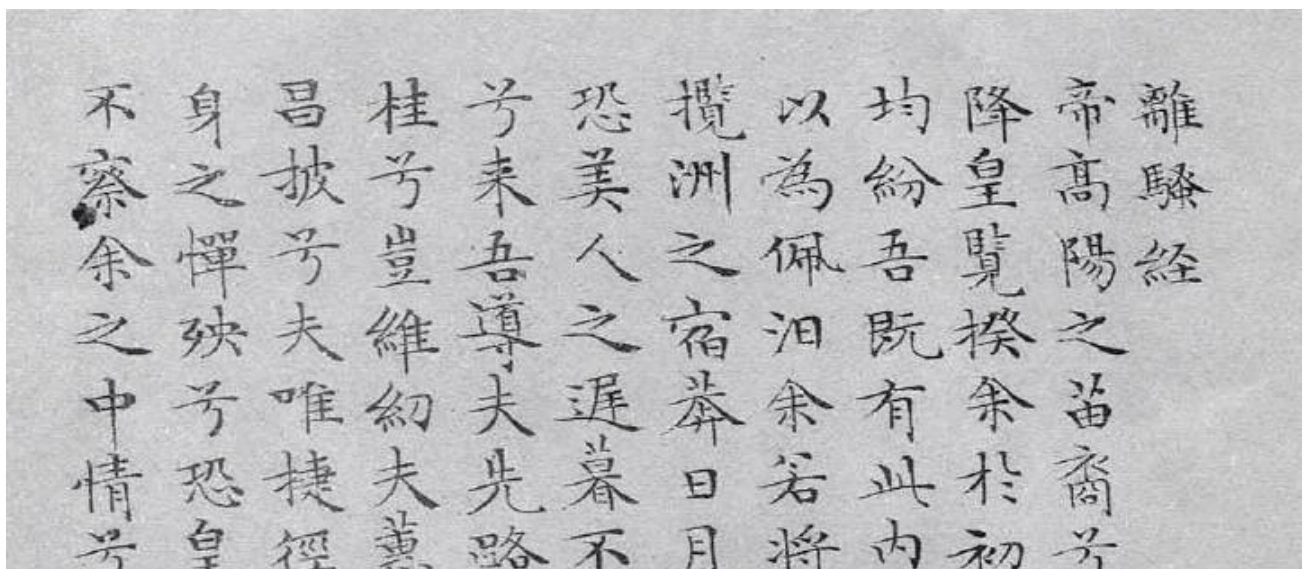


【文徵明 蝇头小楷 《离骚经》】

(2015-02-26)

《离骚》是战国诗人屈原创作的文学作品。“离骚”，东汉王逸释为：“离，别也；骚，愁也。”《离骚》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主线，以花草禽鸟的比兴和瑰奇迷幻的“求女”神境作象征，借助于自传性回忆中的情感激荡，和复沓纷至、倏生倏灭的幻境交替展开全诗。作品倾诉了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哀民生之多艰”，叹奸佞之当道。主张“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提出“皇天无私阿”，对天命论进行批判。作品中大量的比喻和丰富的想像，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我国文学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朱熹《楚辞集注》、清代戴震《屈原赋注》等注本。



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
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靈
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蘅蘭
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
忽其不淹兮春與穠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
撫壯而弃穢兮何不改其此度乘騏驎以馳騁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襍申椒與菌
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
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
與之耿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
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蹇蹇之為患予恐而不



能舍也指九
中道而改
兮傷靈修之
揭車兮襍
絕其亦何復
索羗內怒口
之所急老車
餐櫬菊之
以結蕙兮世
澹夫前修
則長太息
評而少替

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羗
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邈而有佗余既不難夫離別
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
杜衡與芳芷異枝葉之峻茂予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
揚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予憑不厭乎求
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予非余心
可再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
浴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顛亦何傷擘木根
貝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寒吾
身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
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
諝替余以蕙纆兮又申之以攬芷亦余心之所善予雖

九
眉
以
寧
然
詬
將
且
美
長
目
所

死猶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予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娥
丁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徇規矩而改錯背繩墨
迫曲兮競周容以為度怵鬱悒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
何方圓之能周子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恐尤而擯
以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五
及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
與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
谷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
佩之陸離芳與澤其襋糝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
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
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

娵之嬋媛予申申其詈予曰蘇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天
汝何博謬而好修予紛獨有此姱節蕢菜施以盈室兮
不取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
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
就重華而陳詞啟九辯與九歌予復康娛以自縱不顧
予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鮮終予沒又貪夫厥家澆身被眼疆圉子縱歎而不恐
自忘予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嚴而祇敬予周論道而莫差
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予覽民德烏錯輔夫
茂行予苟德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予相觀人之計極
而可用予孰非善而可服陪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

乎之羽野
判獨離而
予夫何執
以南征兮
難以圖後
固亂流其
日康娛而
后辛之道
舉賢而授
維聖哲以
夫孰非義
猶未悔不

婁之嬋媛予申申其詈予曰蘇婁直以亡身
汝何博謔而好修予紛獨有此姱節蕢菜茹
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
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
就重華而陳詞故九辯與九歌予復康娛以
予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
鮮終予沒又貧夫厥家澆身被服疆圉予縱
自忘予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
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嚴而祇敬予周論
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子覽民德
茂行予苟德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予相觀
而可用予孰非善而可服陪余身而危死兮

兮終然夫乎之羽野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
舉而好朋予夫何乾
茲濟沅湘以南征兮
自縱不顧難以圖後
射夫封狐固亂流其
歆而不忍日康娛而
烏而逢殃后辛之菹
道而莫差舉賢而授
烏錯輔夫維聖哲以
人之計極夫孰非義
覽余初其猶未悔不